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之研究

陳陶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博士生

摘要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是星雲大師晚年對人間佛教的定義，程恭讓教授稱之為星雲大師的「四句教」。「四句教」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是極為重要的，然而，此「四句教」為星雲大師何時所提出？「四句教」之確切含義如何？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定義人間佛教，是否存在過於重視人間佛教的世俗性，而缺乏神聖性呢？本文試圖通過爬梳相關材料，以文獻學和歷史分析的方法，對「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提出歷史進行具體而詳細的考察；以思想分析的方法，對其內涵進行深入的探究。本文得到以下幾個結論：「四句教」作為大師詮釋佛教的原則與方向；大師對「四句教」有明確的使用特色；大師在「四句教」中也回應了對於人間佛教世俗化的質疑，以及說明如何建構人間佛教的神聖性。

關鍵字：星雲大師 四句教 四悉檀 世俗化 神聖性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研究

一、前言——問題之提出

(一) 研究對象的確定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是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的定義，為敘述方便，行文中有時將「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簡稱為「四句教」。程恭讓教授在一些公開場合使用過「四句教」之說法：

2013年，在一次與佛光山徒眾的交流中，我把大師上述四句答詞，稱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四句教」，這一「四句教」揭示了大師關於人間佛教最精微深奧的思想，可以說是其人間佛教思想的綱領和結穴。¹

一般認為，大師最早明確地使用「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這12個字來定義其心中的人間佛教，是於2003年與高希均教授的談話中提出，此可見符芝瑛女士《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的記載：

二〇〇三年春節，佛光山舉辦佛教界首度的「國際花藝特展」期間，高希均教授伉儷來山參訪，大師陪同參觀。置身一片美侖美奐的花山花海之中，高教授忽然問：「大師，什麼是人間佛教？」大師不假思索地回答：「凡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

1.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高雄：佛光文化，2015年，頁759。

法，都是人間佛教。」²

(二)「四句教」的重要性

大師晚年才正式以「四句教」作為其人間佛教思想的定義，至今也不過十多年的時間，但是在大師本人的講說或著作中，據文獻可查找的，所使用「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次數達30餘次，可見星雲大師對「四句教」的重視，在此，引用兩例大師對「四句教」的論述，以說明「四句教」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重要性。

大師在《百年佛緣》中說：

後來「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這四句話，就成為現在我們推動人間佛教必然的宗要。³

可見，大師認為「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是佛光山「推動人間佛教必然的宗要」。

再如，大師在《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中說：

尤其要能把握佛陀化世的精神與特質，如人間性、生活性、利他性、喜樂性、普濟性、時代性等。甚至我常說，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我們要

2. 符芝瑛：《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台北：天下遠見，2006年，頁411。
程恭讓於《星雲人間佛教思想研究》引用此處的說法，也認為大師是於2003年說出「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這12個字。筆者將於下文對大師提出的準確時間進行考證。

3. 星雲法師：《百年佛緣》，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2021.1.20），<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729>。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研究

確實把握這些原則與方向去推動、發展。⁴

大師常說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是作為發展佛教的原則與方向。

從以上兩段用語，可見大師常用「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定義人間佛教，⁵而且認為這是佛教的原則與方向，是推動人間佛教必然的宗要。

（三）「四句教」提出的時間和內涵有待考察

以上明確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大師定義人間佛教的「四句教」，這「四句教」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大師最早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定義人間佛教是什麼時候呢？

大師多次使用「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這四個詞來定義人間佛教，但是沒有對這四個詞進行集中、完整的解釋。因此，如果吾人要深入了解「四句教」的內涵，必須全面把握大師使用「四句教」的文脈，爬梳出大師使用「四句教」的豐富內涵。

另外，關於以「四句教」定義人間佛教，我們還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以「四句教」定義人間佛教是否存在世俗化的危險，是否能體現出人間佛教的神聖性？世俗化的質疑與神聖性的缺失，是當今對人間佛教的最大批評，大師對這個問題是如何回應的，是否可能在「四句教」的基礎上建構人間佛教的神聖性？這些都需要冷靜客

4.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2021.1.20），<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3>。

5. 程恭讓教授深入研究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之後，也認為「星雲大師把這幾句話視為他六十餘年弘揚人間佛教的獨到之祕」。見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頁 356。

觀的學術考察。

以上三點就是本文的問題意識，本文將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四句教」提出歷史之分析、「四句教」內涵之分析，以及對於人間佛教世俗化質疑的回應。

二、「四句教」提出歷史之分析

星雲大師最早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定義人間佛教是什麼時候（when）？在何種場合（where）下提出的？是對誰（whom）提出的呢？上文引述符芝瑛《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認為大師最早明確地使用「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這 12 個字來定義人間佛教，是於 2003 年春節，佛光山首度舉辦「國際花藝特展」期間與高希均教授的談話中所提出。程恭讓教授於《星雲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中沿用符芝瑛《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的說法：

大師這幾句話是答覆其摯友高希均教授的提問，時間是在 2003 年。符芝瑛女士在大師的傳記中記載了這次問答。⁶

《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是非常通行的大師傳記，程恭讓《星雲人間佛教思想研究》是「第一部系統研究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脈絡與教理基礎的著作」，⁷因為這兩本書的論述，可能一般讀者就會認定「大師這幾句話是答覆其摯友高希均教授的提問，時間是在 2003 年」。但事實上是如此的嗎？

6. 程恭讓：《星雲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頁 356，註 7。

7. 王雪梅：〈《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評介〉，《世界宗教研究》2015 年第 3 期，頁 172。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研究

我們先檢查兩書在此議題上所提出的論據。

《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是通俗著作，全書沒有註釋，不知其在此議題上所參考的資料；《星雲人間佛教思想研究》則僅僅引述「符芝瑛女士在大師的傳記中記載了這次問答」，沒有進行具體的考證。



符芝瑛所著之《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

筆者遍尋《星雲大師全集》，發現大師最早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定義人間佛教，有幾處相關記載，現按照提出的時間，列舉如下：

首先是大師在專門論述人間佛教思想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中的記載，此為現存記錄中最早的提出時間：⁸

8. 星雲大師在《華嚴經普賢十大願》（此書的最早版本收錄於2016年《星雲大師全集》第一類「經義」，2018年出版單行本）中提及「不過『隨緣』是有原則的，不能是非不分，不能立場模糊，而是要符合『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真理，真心誠意為社會的祥和美好而努力奮鬥」。本書「編者的話」中提及本書的編輯因緣是「一九八九年，大師於香港麻油地梁顯利社區服務中心，第一次開演「普賢十大願」法要，將隱含於十大願背後之諸佛本懷，以現代語言，重新詮釋，成為當今社會不管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於圓滿自我人格、成就立身處世時皆易解易行之規諫參考。《全集》將其結集、收錄於「經義類」中，期望普賢十大願之現代意義能為更多人了解與受持」。如果大師1989年於香港演講時即提及「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則大師提出「四句教」的時間還可以往前推移十多年，問題在於，《華嚴經普賢十大願》是在編輯《全集》時所編輯而成的，時間較為晚出，而且大師在這次演講中只提出了「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並沒有將之作為人間佛教的定義。現將這筆材料記錄於此，還有待進一步考察。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八期

說起人間佛教，記得在二〇〇〇年春節時，威斯康辛大學終身榮譽教授高希均先生住在佛光山，有一天早上，我陪他吃早餐，他是佛教之友，突然問我：「什麼叫做人間佛教？」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不過，在教授的問題前面，我總應該要提出一個說法回答他。我就說：「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教法。」⁹

從以上這個記載可以看出，大師是於 2000 年春節，在佛光山回答高希均教授時提出「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教法」，與《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所記載的 2003 年，在時間上有所不同。

其次，大師在一次演講中也提出了：

所謂「人間佛教」，凡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都是人間佛教。¹⁰

根據編輯者的記錄，以上這句話出自大師「佛教對『民間信仰』的看法」演講，時間是 2001 年 10 月 6 日，在佛光山如來殿大會堂對一般信眾千餘人的開示，由滿義法師記錄。

再次，大師在其晚年回憶錄《百年佛緣》中還有一個不同的記錄：

二〇〇二年的農曆春節，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教授，與幾位朋友到佛光山過年。一天早晨在雲居樓

9.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2021.1.20），<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87>。

10.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第 5 冊，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2021.1.20），<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836>。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研究

談話時，高教授忽然問我：「什麼是人間佛教？」我一時覺得對這些學者、教授，也不能提出什麼大道理來談，我就扼要的對他說：「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之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¹¹

這個記載與第一條類似，也是大師一次春節期間回答高希均教授時提出「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是人間佛教。」但是不同之處在於，這個記載明確說明提出的時間是 2002 年春節，並非是 2000 年春節。

筆者將以上幾處有明確時間的記載綜合分析，用以下表格表示之：

文獻材料	時間 (when)	地點 (where)	對象 (whom)
《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2000 年春節	首度 「國際花藝特展」	高希均
《人間佛教當代問題 座談會》	2001 年 10 月	佛光山如來殿大會堂	一般 信眾
《百年佛緣》	2002 年春節	佛光山雲居樓	高希均

另外，大師在多處回憶中，都說過曾和高希均教授的問答時提出「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至此，我們可以明確知道，大師確實在回答高教授提問時提出過「四句教」，他在晚年多次提及此事，雖然在大師記憶中問答的時間有所不同。這也很可以理解，一般人對時間的記憶是困難的，但是對事件的記憶比較可靠，如虛雲老和尚在晚年的回憶中，對早

11. 星雲大師：《百年佛緣》，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2021.1.20），<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729>。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八期

年發生事件的時間敘述多有錯漏，但是我們不能簡單認為這些事件子虛烏有。

高教授的回憶可以作為一個佐證，他於《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的序言〈台灣的「星雲奇蹟」——人間佛教在寧靜中全球興起〉中，提及大師親口對自己說出這 12 個字，但沒有說明問答的時間：

我親自聽過他的答覆：「『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
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
都是人間佛教。」¹²

關於大師提出「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的歷史，存在兩個疑問：一是，大師與高希均教授的問答是在何時？2000 年春節（《人間佛教佛陀本懷》記載），2002 年春節（《百年佛緣》

記載），還是 2003 年春節（《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記載）？二是，大師在 2001 年 10 月的一次演講（後來收入在《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是否有明確提出「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此說？

首先，關於第一個問題，大師與高希均教授的問答是在何時？在大師的回憶中有 2 種不同的時間，而《雲水日月——星雲



高希均 2013 年偕同友人到佛光山拜會
星雲大師

12. 高希均：〈台灣的「星雲奇蹟」——人間佛教在寧靜中全球興起〉，收於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之「導讀」，台北：天下遠見出版，2005 年。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研究

大師傳》又提出第三種時間，但第三個時間並不見於《星雲大師全集》。根據筆者目前掌握的材料，還不足以斷定二人問答的確定時間，但有幾個線索可以提出，以供未來進一步探究。《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特別說明這次的問答是在佛光山舉辦佛教界首度的「國際花藝特展」期間，這個花藝特展確實是在 2003 年春節舉辦的，可見〈佛光山大事記〉，¹³ 而高希均教授確實也有出席，可見〈佛光山國際花藝特展圓滿閉幕〉的報告，¹⁴ 《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明確提出這樣的場合，似乎不是杜撰。而大師在後來的回憶中給出的兩個時間點是 2000 年春節與 2002 年春節，根據大師的描述看來，應該不是不同的兩次問答，應是大師將時間誤植，大師弘法超過半個世紀，對早期時間的誤記，是很有可能。現在的疑問是，大師給出的兩個時間都是誤記？還是其中一個是正確的呢？如果兩個時間都是誤記，那麼《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給出的 2003 年春節則可能性極大。因為大師問答的對象是確定的，必然是高希均先生，我們可以根據高先生 2000 年、2002 年春節是否有到佛光山，作為一個推斷的線索。

其次，關於第二個問題，大師在 2001 年 10 月的演講中是否明確提出過「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在大師後來的回憶中，他從來沒有說起曾在這次演講中提出過「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大師印象最為深刻的回憶是在與高希均教授的問答中提出的。而且 2001 年 10 月這場演講是由滿義法師記錄，後

13. 「佛光山大事記」，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2021.1.20），<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4636>。

14. 「FGS 佛光山國際花藝特展圓滿閉幕」（2021.1.20），<http://www.lnanews.com/news/29/FGS%E4%BD%9B%E5%85%89%E5%B1%B1%E5%9C%8B%E9%9A%9B%E8%8A%B1%E8%97%9D%E7%89%B9%E5%B1%95%E5%9C%93%E6%BB%BF%E9%96%89%E5%B9%95.html>。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八期

來必然經過潤色，不排除是根據大師後出的講話而調整早期演講的語句。

十分可惜的是，筆者現在掌握的材料，還無法明確回答以上兩個問題，筆者正在嘗試連繫、詢問相關人士，希望調閱相關原始紀錄，通過訪談和爬梳原始資料，希望能夠對以上問題提出明確的回答。

三、「四句教」內涵之分析

教界中對「四句教」並不陌生，學界對「四句教」也有一些相關分析，然而，通過大師提出「四句教」的文脈深入分析其具體內涵，卻還沒有見到。大師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這四個詞來定義人間佛教，但這四個詞的具體內涵是什麼呢？需要根據大師使用「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的文脈進行分析，以期勾勒出其具體內涵。

2006年3月19日，大師應湖南知名畫家李自健先生之邀，在湖南長沙嶽麓書院演講「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這是大師最早於公開演講的場合給出「人間佛教」的完整定義。

我對「人間佛教」所下的定義為：「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契理契機的佛法，只要是對人類的利益、福祉有所增進，只要是能饒益眾生、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都是人間佛教。」¹⁵

程恭讓教授曾經對之進行分析，認為：

15. 星雲大師：〈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收錄於《人間佛教論文集（上）》，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2021.1.20），<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602>。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研究

上面三句話中真正屬於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獨創、因而能夠彰顯其人間佛教思想的詮釋方法的特徵的，是在第一句話。¹⁶

本文重點在於「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內涵分析，意亦在此。

筆者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和「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為關鍵詞檢索「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共有 70 餘筆材料，剔除重複編輯的文段，共有 30 餘筆獨立的材料。以下，將以這些材料為主，分類爬梳，通過大師使用「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的語境，解明其內涵。

（一）四個詞的含義

大師有時僅僅是引述「四句教」以說明佛教的人間性，有時則還對四個詞有各個的說明，我們要深入了解「四句教」，首要的依據是大師自己的解說。

1. 「佛說的」之定義

大師在《華嚴經普賢十大願》關於「請轉法輪」的開示中，專門說明什麼是「佛說的」：

佛在世時，佛轉法輪；佛滅度後，誰轉法輪？《大智度論》中說：「佛法有五種人說：一者、佛自口說；二者、佛弟子說；三者、仙人說；四者、諸天說；五者、化人說。」因此，身為佛弟子，每一個人都要義不容辭的轉法輪，凡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都是佛法，都是我

16.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頁 354。

們要傳播的真理。¹⁷

大師引用《大智度論》說明什麼才能成為「佛說的」，《大智度論》這段話十分著名，很多高僧大德在講法時都以此定義「佛說的」，說明「佛說的」不僅僅是「佛自口說」，也可以是弟子說、仙人說、諸天說、化人說，只要說法符合佛法的根本真理，都可以認為是佛說的。在大師所引述《大智度論》文段的前面，還有較為重要的話語，筆者完整引述如下：

佛法非但佛口說者是，一切世間真實善語、微妙好語，皆出佛法中。如佛毘尼中說：「何者是佛法？佛法有五種人說：一者、佛自口說，二者、佛弟子說，三者、仙人說，四者、諸天說，五者、化人說。」¹⁸

佛法並不僅僅是「佛口說」，「一切世間真實善語、微妙好語」都是佛法。星雲法師定義人間佛教「佛說的」，應該不僅僅是「佛口說」，而是「一切世間真實善語、微妙好語」。

2.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的含義

大師在《百年佛緣》之〈我推動人間佛教〉中對這四個詞有較為清楚的說明，這是一筆寶貴的材料，筆者轉錄於下：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這四句話，就成為現在我們推動人間佛教必然的宗要。

17. 星雲大師：《華嚴經普賢十大願》，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2021.1.20），<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9847>。

18. 《大智度論》卷2，CBETA 2021.Q3, T25, no. 1509, p. 66b2-6。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研究

說到人間佛教，當初佛陀出生在人間，出家、成道、說法都在人間，佛陀既未在天上說法，也沒有和地獄、餓鬼開示，完全是對人而說的道理，這不就是人間佛教嗎？因此，凡是「佛說的」，我們都把他規範為人間佛教。

佛陀對人所說的法，諸如慈悲、忍耐、智慧、歡喜、自在、解脫、安樂、富有等，這些不都是「人要的」嗎？所以當然是人間佛教。只是人間有邪惡的，有醜陋的，有汙穢的；人間佛教就是要針對人性裡的貪、瞋、癡、嫉妒、我慢等醜惡的一面，以戒、定、慧來加以淨化，希望把人性的真善美提升起來，使之達到光明、清淨、善美的境界。因此，人間佛教就是要從淨化心靈的根本之道做起，但也不是因此而偏廢物質方面的建設，而是要教人以智慧來運用財富，以出世的精神來做入世的事業，從而建立富而好禮的人間淨土。所以我說人間佛教是佛說的，是人要的，是淨化的，是善美的。¹⁹

關於「佛說的」，因為佛陀出生在人間，出家、成道、說法都在人間，所以可以將「佛說的」看作是人間佛教。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對「佛說的」範圍的理解，根據上文的分析，「佛說的」不僅僅是「佛自口說的」，而是「一切世間真實善語、微妙好語」都是「佛說的」。

關於「人要的」，佛陀對人所說的法，要麼是世間善法，要麼就是出世間法，如富有、忍耐、安樂、歡喜等，比較屬於世間善法；慈悲、智慧、自在、解脫、等，可以歸納為出世間法。不管是世間

19. 星雲大師：《百年佛緣》，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2021.1.20），<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5729>。

善法，還是出世間法，都是「人要的」。而大師對於人性了解得非常深刻，當然知道「人間有邪惡的，有醜陋的，有汙穢的」，這些是否是「人要的」呢？佛法應該如何看待人的這些欲望，如何處理呢？這就需要「淨化」和「善美」。

關於「淨化的」與「善美的」，大師認為，針對人性裡的貪、瞋、癡、嫉妒、我慢等醜惡的一面，應該以戒、定、慧來加以淨化，而對於人性中清淨、光明的一面，應該將之提升起來。

（二）對「四句教」的詮釋

以上是大師論述中「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個別的含義。那麼，如何深刻詮釋四者之間的關係呢？程恭讓教授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中，將「佛說的」、「人要的」看作揭示人間佛教思想詮釋中屬於「本質詮釋」的一面，即教體；「淨化的」、「善美的」屬於「功能詮釋」的一面，即教用。林朝成教授在〈「佛說的」與「人要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的教義新詮與弘傳法門〉中，將「佛說的」、「淨化的」判屬「契理」，「人要的」、「善美的」判屬「契機」。

筆者在此提供另外一種詮釋，以經典中常用的「四悉檀」解說大師提出的「四句教」。隋代慧遠《大乘義章》卷2〈四悉檀義〉對「四悉檀」有如此的解釋：

四悉檀義，出《大智論》。言悉檀者，是中國語，此方義翻，其名不一。如楞伽中子注釋言：或名為宗，或名為成，或云理也。……且分四種：一、世界悉檀，二、者各各為人悉檀，三、對治悉檀，四、第一義悉檀。²⁰

20. 《大乘義章》卷2，CBETA 2021.Q4, T44, no. 1851, p. 509c10-20。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研究

「四悉檀」，最早出自《大智度論》。所謂「四悉檀」，是佛說法的四種範疇，也是佛度眾生的四個宗要或理趣，分別是：（1）世界悉檀，（2）各各為人悉檀，（3）對治悉檀，（4）第一義悉檀。所謂「悉檀」，可以解釋為「宗」，即對法或對教辨明宗要；有時也解作「成」，即所說義理無有乖反；有時也解作「理」，即諸法的理趣。

關於「四悉檀」的意趣，
《大智度論》說：

四悉檀中，一切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藏，皆是實，無相違背。佛法中，有以世界悉檀故實，有以各各為人悉檀故實，有以對治悉檀故實，有以第一義悉檀故實。²¹



一切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藏，皆是實，無相違背。

從「四悉檀」的角度，一切的佛法都是真實，或者是「世界悉檀」維度的真實，或者是「各各為人悉檀」維度的真實，或者是「對治悉檀」維度的真實，或者是「第一義悉檀」維度的真實。

什麼是「世界悉檀」呢？《大智度論》說：

有世界者，有法從因緣和合故有，無別性。譬如車，轆、軸、輻、輞等和合故有，無別車。人亦如是，五眾和合故有，無別人。²²

21. 《大智度論》卷1，CBETA 2021.Q4, T25, no. 1509, p. 59b20-24。

22. 同註21，p. 59b24-27。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八期

所謂「世界悉檀」，就是世間法承許的因緣和合而言，如佛經中也說「車」、「人」等，但只是隨順世間樂欲，並非有常一自在的「車」、「人」等。

什麼是「各各為人悉檀」呢？《大智度論》說：

云何各各為人悉檀者？觀人心行而為說法，於一事中，或聽或不聽。²³

所謂「各各為人悉檀」，就是根據眾生不同的性格偏向而說不同的法，例如，佛經中有時說有「觸」、「受」，有時說無「觸」、「受」，並非是佛經自相矛盾，而是隨順方便的說法。

什麼是「對治悉檀」呢？《大智度論》說：

對治悉檀者，有法，對治則有，實性則無。²⁴

所謂「對治悉檀」，就是佛法是根據眾生的需要而說，有對治的作用，而沒有獨立的自性，如《金剛經》所說的「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²⁵ 佛說法就如同船筏是為過河而用，有對治的作用，但是不應該執著為實在的，這是隨順對治的。

什麼是「第一義悉檀」呢？《大智度論》說：

第一義悉檀者，一切法性，一切論議語言，一切是法非法，一一可分別破散；諸佛、辟支佛、阿羅漢所行真實法，不可破，不可散。上於三悉檀中所不通者，此中皆通。²⁶

23. 《大智度論》卷1，CBETA 2021.Q4, T25, no. 1509, p. 60a4-5。

24. 同註23，p. 60a15-16。

25.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CBETA 2021.Q4, T08, no. 235, p. 749b10-11。

26. 同註23，p. 60c7-10。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研究

所謂「第一義悉檀」，就是諸佛、辟支佛、阿羅漢所行真實法，就是聖智內自證的。但是這樣的解釋還不十分清楚，我們可以參考智者大師在《妙法蓮華經玄義》中的解釋：

第一義悉檀者，有二種：一、不可說；二、可說。不可說者，即是諸佛、辟支佛、羅漢所得真實法。引偈云：「言論盡竟，心行亦訖，不生不滅，法如涅槃。」說諸行處，名世界；說不行處，名第一義。二、約可說者，一切實、一切不實、一切亦實亦不實、一切非實非不實，皆名諸法之實相。²⁷

智者大師認為有兩種「第一義悉檀」，一種相同於《大智度論》所說的「諸佛、辟支佛、羅漢所得真實法」，這是「言語道斷」，不可言語的，也就是《楞伽經》所說的「聖智自覺所得，非言說妄想覺境界」。²⁸第二種是可說的，就是用諸如「一切實、一切不實、一切亦實亦不實、一切非實非不實」這樣的語言來表達諸法實相。

至此，筆者要說明大師所說的「四句教」和「四悉檀」的關係。

關於「佛說的」，「一切世間真實善語、微妙好語」都是「佛說的」，因此，「佛說的」就包含了全部的「四悉檀」，即「一切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藏」。

關於「人要的」，可以分為兩類：世間善法和出世間法。所謂「世間善法」就是隨順世間的喜好、世間的真理，以世間人容易接受的方式進行說法，這就是相當於隨順世間樂欲的「世界悉檀」；所謂「出世間法」，世間法可以分為善、惡，「出世間法」是純粹

27.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1，CBETA 2021.Q4, T33, no. 1716, p. 687a12-18。

28. 劉宋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2，CBETA 2021.Q4, T16, no. 670, p. 490c9-10。

無漏的，因此無須特別說明「出世間善法」。「出世間法」是導向於「智慧」、「自在」、「解脫」的，相當於可說的「第一義悉檀」。

關於「淨化的」，大師說「人間佛教就是要針對人性裡的貪、瞋、癡、嫉妒、我慢等醜惡的一面，以戒、定、慧來加以淨化」，因此，「淨化」就是對治人性中醜惡的一面，就是對治世間惡法，因此，相當於隨順對治的「對治悉檀」。

關於「善美的」，大師說「人間佛教……希望把人性的真善美提升起來，使之達到光明、清淨、善美的境界」。要將人性的真善美提升起來，就要根據眾生不同的性格偏向而善巧地使用相應的法門，相當於隨順方便的「各各為人悉檀」。用表格表示之如下：

四句教	四悉檀
佛說的	一切世間真實善語、微妙好語（即全部的「四悉檀」）
人要的	隨順樂欲的「世界悉檀」；可說的「第一義悉檀」
淨化的	隨順對治的「對治悉檀」
善美的	隨順方便的「各各為人悉檀」

根據大師在《百年佛緣》〈我推動人間佛教〉中對這四個詞的描述，筆者認為，以「四悉檀」進行詮釋是適當的。關於大師所說的「四句教」，我們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雖然人性的醜惡面，如財色名食睡等世間的欲望，在世間的學問中，也可說是人要的，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是大師「四句教」中的「人要的」不包括這些負面的欲望，亦即僅僅是出世間法與世間善法，不包括世間的惡法。

關於「淨化的」，大師是要淨化人性裡的貪、瞋、癡、嫉妒、我慢等醜惡的一面，凡是有這樣功能的善法，就稱之為「淨化的」，主要對應於四悉檀的「對治悉檀」，但也通於「第一義悉檀」，因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研究

為其餘三種悉檀都是要通向第一義的。同樣的，「善美的」主要對應於四悉檀的「各各為人悉檀」，但也通於「第一義悉檀」。

關於「人要的」，我們須清楚在大師的思想體系中有兩個層次：世間善法和出世間法。世間善法的一面相當於隨順樂欲的「世界悉檀」，出世間法的一面相當於可說的「第一義悉檀」。隨順樂欲的「世界悉檀」有利於與世俗的連接、互動，可以說是佛法世俗性的一面；可說的「第一義悉檀」是引導眾生體悟諸法實相，是「諸佛、辟支佛、阿羅漢所行真實法，不可破，不可散」，可以說是佛法超越性或者說神聖性的一面。作為普度眾生的大乘佛教，必須要兼顧、平衡好這兩個面向，才是一個良好發展的宗教，既不會因過度的世俗化而失去宗教的超越面向，也不會因脫離世間而失去大乘菩薩道的入世、救世精神。

四、質疑與回應：世俗化與神聖性

（一）世俗化的擔憂及回應

星雲大師作為偉大的理論家與實踐家，當然看出海峽兩岸有不少人對人間佛教世俗化的擔憂：

也有很多人掛念，人間佛教會不會因為太人間化，而最後流俗了？其實，人間佛教的精神是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弘法事業，是傳統與現代的融合，所謂傳統，不是一百年前、五百年前、一千年前的傳統，而是回歸佛陀本懷的傳統。所以我說，人間佛教是回歸佛陀的本懷。²⁹

29.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2021.1.20），<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87>。



人間佛教的精神是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弘法事業。圖為 1200 位愛書人參加佛光山「2017 年全民閱讀博覽會」。(莊美昭 / 攝)

對人間佛教世俗化的批評，是對人間佛教最激烈的一類批評，筆者擬引述一些相關學者的批評、辯護、梳理作為參照，然因文章篇幅所限，關於「神聖性與世俗化」這個議題，無法詳細展開，將另文專門討論。

大師提到「也有很多人掛念，人間佛教會不會因為太人間化，而最後流俗了？」姚彬彬即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有一文〈當代台灣地區人間佛教發展中的「世俗化」與「庸俗化」〉，認為台灣佛教在繁榮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過分「世俗化」進程中的種種兩難問題，甚至導致「庸俗化」和推廣偶像崇拜的弊端，無形中充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研究

當了「一切存在皆合理」這種世俗觀念的辯護士。³⁰ 大師堅定地否定這樣的質疑，認為「人間佛教的精神是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弘法事業」。大師認為，人間佛教「是傳統與現代的融合，所謂傳統，不是一百年前、五百年前、一千年前的傳統，而是回歸佛陀本懷的傳統」。

關於「出世」與「入世」的關係，學者多有論述。宇恆偉的〈略論中國佛教的世俗化與「人間佛教」〉認為，合理地把握出世和入世的關係在新世紀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和時代課題。³¹ 惟善法師的〈人間佛教大眾化而非世俗化〉認為，人間佛教的精神就是出世不忘入世，入世不忘出世。³²

陳衛星的〈世俗化、庸俗化與當代中國佛教發展中的問題〉認為，是否避免世俗化的關鍵在於佛教精神及佛教理念是否在當代得到傳承和弘揚。³³ 程恭讓的〈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三大方向——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為依據〉，也認為要真正理解人間佛教，首先要理解其佛法化的精神品質和價值方向，而僅僅從諸如推進世間事業的所謂「宗教世俗化」角度來考量人間佛教，就會在根底上發生了偏差！³⁴

30. 姚彬彬：〈當代台灣地區人間佛教發展中的「世俗化」與「庸俗化」〉，《台灣研究集刊》2019年第1期，頁77。

31. 宇恆偉：〈略論中國佛教的世俗化與「人間佛教」〉，《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頁99。

32. 釋惟善：〈人間佛教大眾化而非世俗化〉，《2009年人間佛教的當今態勢與未來走向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9年，頁113。

33. 陳衛星：〈世俗化、庸俗化與當代中國佛教發展中的問題〉，《雲南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頁116。

34. 程恭讓：〈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三大方向——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為依據〉，《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8期，頁81。

(二) 神聖性的體現

關於人間佛教具足神聖性，大師有明確的論證：

信仰人間佛教，會不會給人感覺到沒有神聖性嗎？

佛陀所說「人人有佛性」，直下承擔「我是佛」，把我們提高得跟佛陀同等，具有和佛陀一樣的真如自性，這不就是人間佛教的神聖性嗎？

你依止佛陀的三法印、四聖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等修行，發菩提心，行菩薩道，這不是神聖性嗎？

每一個人信仰人間佛教，都能人我和諧、家庭幸福、積極增上、解脫自在……這不都是神聖性嗎？

人間佛教是以人為本，不假神權，真正的佛法是創造人生究竟的幸福，「自依止，法依止」，這不是神聖性嗎？

人間佛教走入社會、服務社會大眾，所謂弘法利生，上求佛道，下化眾生，這樣的胸懷和理想，不都是神聖性嗎？³⁵

以上引文清楚地說明了大師對於人間佛教神聖性的建立，從佛性而言，人人本具；從修行而言，人間佛教依循佛陀教法而實踐；從結果而論，信仰人間佛教有現世樂和究竟樂；從能動性而言，人間佛教是以人為本，發揮人的主動性；從菩薩道而言，人間佛教信徒是弘法利生，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以上種種，都在說明人間佛教有其與佛陀精神一脈相承的神聖性，而非西方一神宗教那樣的神聖性。

35.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2021.1.20），<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368>。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研究

大師這樣安立佛教的神聖性是契合佛教精神的，而認為人間佛教丟失神聖性的批評者，基本都是在西方的神聖性和世俗性二元對立的框架中立論的。但是，神聖性和世俗性二元對立的框架並不符合佛教教理及佛教思想史。

李向平的〈社會化，還是世俗化？——中國當代佛教發展的社會學審視〉認為，中國社會與中國佛教的關係並非神聖與世俗的二元對立結構，而是一種特殊的、相互嵌入的關係。世俗化概念作為西方啓蒙運動的產物，本非中國宗教與社會矛盾關係運動的結果，並不適用於中國佛教與中國社會的內在關聯。³⁶ 唐忠毛的〈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的世俗化問題辨析〉認為，我們要澄清「世俗化」一詞的概念史背景與不同言說語境，進而對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有關「世俗化」問題進行辨析、澄清。我們不應該局限於將世俗化與宗教興衰進行單線連接的思考進路，而應該以一種開放與多元的態度來對待世俗化概念，因為不同宗教的現代性也應該是多元的。³⁷ 鄧子美的〈人間佛教釋疑〉洞察海峽兩岸都有像貝格爾一樣的「對傳統的宗教性的持守」者，他們以為傳統的宗教性是一成不變的，並以此來評估現代宗教的論說。³⁸ 尹邦志的〈人間佛教釋疑——評鄧子美教授等著《當代人間佛教思潮》〉引述鄧子美的觀念，認為人間佛教就是佛教的「世俗化」的論點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所有疑點不過是以世俗與神聖兩極對立的陳說之推論而已。³⁹

36. 李向平：〈社會化，還是世俗化？——中國當代佛教發展的社會學審視〉，《學術月刊》7, 6, 2007年，頁56-57。

37. 唐忠毛：〈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的世俗化問題辨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 9, 2013年，頁107-115。

38. 鄧子美：〈人間佛教釋疑〉，《法音》2007年第12期，頁14。

39. 尹邦志：〈人間佛教釋疑——評鄧子美教授等著《當代人間佛教思潮》〉，《世界宗教文化》4, 3, 2009年，頁57。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八期

西方基督教背景下的「神聖」與「世俗」是二元對立的概念，如彼得·貝格爾的《神聖的帷幕》⁴⁰在論述了宗教世俗化的起源、發展過程、定義、特徵和表現之後，提出了宗教在世俗化社會的生存策略，一種是宗教團體及信徒將自己同外部世俗化的理性社會隔絕開，以保持對神聖領域的堅定信仰。兩者是對立的，無法圓融並存。伊利亞德的《神聖的存在》⁴¹還是將神聖看作是世俗的對立面，但對於神聖與世俗兩者對立的性質和模態，他認為沒有一個基本的公式可以涵蓋與此相關的諸種實施的複雜性。

然而，佛教的「神聖」與「世俗」是圓融並存的，如廣為流通的鳩摩羅什所譯的《金剛經》，有：

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⁴²

可以發現，大乘佛法重在消除相上的對立，消除第一義諦和俗諦的對立，而提倡一種出世與入世圓融的智慧。

佛法東流，中國禪宗建立之後，更將這樣的精神發揮到極致，所謂的「當下即是」，「平常心是道」，在在處處說明「神聖」與「世俗」的圓融並存。

當然，「神聖」與「世俗」圓融並存並非是「世俗」就直接等同於「神聖」，如禪宗中有一段著名的話語：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

40. 彼得·貝格爾著，高師寧譯：《神聖的帷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41. 伊利亞德著，晏可佳、姚蓓琴譯：《神聖的存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

4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CBETA 2021.Q3, T08, no. 235, p. 750b12-13。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研究

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然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眾這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⁴³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是停留在世俗層面；「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則已經反轉 180 度，也就是禪宗所說的開悟，這個時候已經領悟到神聖性，⁴⁴ 但是此時的「神聖」與「世俗」存在對立，並不究竟；到第三個階段的「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再次反轉



星雲大師一筆字——南宋·青原惟信禪師悟道詩

43. 《續傳燈錄》卷 22，CBETA 2021.Q4, T51, no. 2077, p. 614b29-c5。

44. 此處的「神聖」，當然是內在的超越性。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八期

180度，也就是在是原來的基礎上迴旋360度，達至「神聖」與「世俗」的圓融並存，不一不異。⁴⁵

五、總結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為星雲大師晚年對人間佛教的定義。大師認為這「四句教」簡單直截地說明人間佛教的特色，自己非常歡喜，也常常使用，在其人間佛教思想體系中具有極為核心的地位。

本文分析「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提出歷史，以補以往研究之不足。經過徹底的檢索，筆者發現在大師的文章中有3種不同的記載，分別是2000年春節對高希均先生提出（《人間佛教佛陀本懷》）；2001年10月在一次演講中提出（《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2002年春節對高希均先生提出（《百年佛緣》）。符芝瑛女士的《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提出第4種說法，認為大師是於2003年春節的「國際花藝特展」期間對高希均先生提出。筆者通過相關材料的分析，結合當時的時空背景，認為在星雲大師記憶中，與高希均先生的問答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而且首屆「國際花藝特展」是於2003年舉辦，筆者推斷星雲大師與高希均先生的問答極有可能是發生於2003年春節的佛光山。

另外，本文通過大師使用「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的文脈，對其內涵進行深入的研究，發現「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四個詞語之間的關係，不是平列式的，而

45. 關於宋代禪宗修行觀上「迴旋」的解釋，可參見小川隆著，何燕生譯：第二章〈《碧巖錄》與宋代禪〉，《語錄的思想史——解析中國禪》，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研究

是總說與分說的關係。「佛說的」是為總說，「一切世間真實善語、微妙好語」都是「佛說的」，其說法內容可分為「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三種意趣。「人要的」又可分為「世間善法」與「出世間法」，分別相當於四悉檀中的「世界悉檀」與可說的「第一義悉檀」；「淨化的」是要對治世間惡法，因此，相當於隨順對治的「對治悉檀」；「善美的」是要根據眾生不同的性格偏向而善巧地使用相應的法門，相當於隨順方便的「各各為人悉檀」。

關於兩岸存在對於人間佛教世俗化、庸俗化的批判，星雲大師在其著作中已經做出了明確的回應，以「四句教」而論，即可有力地回應這些質疑。因為「佛說的」就是「一切世間真實善語、微妙好語」，這些說法有不同的意趣，批評者只看到「人要的」中世間善法的一面，以為人間佛教就僅止於此；只看到「淨化」世間惡法的一面，以為人間佛教只是世間的道德教化；只看到善巧的一面，以為「各各為人悉檀」就是迎合世間，而沒有注重宗教本身的神聖性。其實，大乘佛教重視「聖」，而非重視「神」，與西方的一神宗教不可混淆。並且大乘佛教所追求的「聖」的境界，並非是離開世間的，「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因此，以「四句教」為核心的人間佛教思想，恰恰是圓融地處理「世間」和「出世間」的關係，既提示了「隨順世間」、「為人」、「對治」的一面，也有趨向「第一義」的一面，而且兩者是要通過當下的人身來實現，充滿了創造性與能動性。

